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七

生竊聽良久，心中忽有感覺，毛髮森豎，血脈緊張。初不自知其所以然，念絕傲荒山，胡為有此駭駭不平之歌曲。豈中原人士，落落此間者耶。十步之內，非無芳草，是亦亡國遺民之同調也。憐才歸客之心勝，於是樊籠門葛以尋之，一入半山亭，月色照人，則倚紅欄而佇立者，則秀倩娉婷之少女也。少女瞥見生，皇遽莫名，逡巡如欲退。生亦盱眙卻立。四目相視，久久兩不能發言。最後生一念憐才，鼓其勇氣，姑與女郎相周旋，趨前再拜曰：「不審女郎在此，致驚玉度，罪不在赦。乞女郎宥之。」少女似訝其搗謙太過，微露笑容，檢衽答曰：「君言殊目眩損，清風月明，原無賓主，興之所到，不期而亦遇，此緣法之至巧者，胡罪過可言？」生乃展問邦族，少女曰：「未問來賓，是何名氏。」生具對之，女欣然色喜曰：「儂意君為外方人，遊獵至此，今聆君言，始悉君為家兄之盟友，換言人，即異姓兄也。文駕蒞荒山，業經有日，以遠省姻啞。今日始歸來，聞家君道及，正擬拜謁，不圖邂逅如此，得遂瞻仰，慶幸不可言，此後領教之日長矣。」生曰：「然則餘之義妹，亦即君之義姊矣。」女笑曰：「誠然，花姊姊，不啻為姊之胞姊。備姓須彌，小字斌瓊，以年齒論，家兄居長，義妹次之，小妹又次之。家兄近以山中多故，平南王吳逆，虐待群苗，而苗瑤之與吳逆勾通者，所在多有。以故鄰封告警，敝族為之騷然不寧，家君特派吾兄遊說調鄰封，使同心禦侮，勿為外人利用，庶幾眾志成城。保此山中數千年之古國。茲事秘密，本不欲宣泄於，但君為吾妹之手足，何事不可言。平日聞家兄言，知君為嶺嶠英雄，文歎兼資，有掀天揭地之能力，妹之崇拜。所不待言，今獲見顏色。可五微天之幸。」生謙遜良久。為詩云開月亮，嫦娥玉鏡，正照女郎之面部，噫，容華煥發，姿態不凡。玉滴珠圓，文秀中別饒武妝，字之曰斌娘，名稱其實，良不誣矣。此時生之腦中，忽憶起一段故事。緣當日南京蕭寺，曾見少年有女郎相片，置之革囊中，自己所攫取，問彼為何人，則以舍妹對。噫是矣。是即義弟之同胞小妹矣，竊竊其廬山真面，雖美體勝於少年，而大概胚模。兄妹如一爐鑄出，不勝詫異，斌娘似知其意，亦笑曰：「妹與家兄，蓋孿生兄妹也。」生乃為之釋然，生笑曰：「我今宜稱若為妹矣。溯從前雖未識妹，而已飽看妹之玉容，蓋寓南京蕭寺時，令兄曾以之示我，我私心自禱，苟他日半緣湊合，則山水或可相逢，今竟如願相償，使我喜出望外，可知佛家之所謂緣法。西哲之所謂心電，確有所至理之所存，竊謂人心至靈，斌吾心之所給品，專注於其目的物，無論至難極遠，有萬無可得之勢，而必不可存快快失望之心，吾但積吾誠，殫吾精，竭吾慮，在期必得，則形勢所得而擱格者，鬼神或為通之。金石可以開，山嶽可以移，咒蓮開花，咒竹生筍，即此理也。餘當時既睹玉容，則以愛吾弟之故。推愛而及於吾妹，譬如游子出外，久不歸家，先前只知有一季弟，而不料家書報喜，復得一幼妹。其歡喜為如何，伯聞報而知之，初不如覲面而見之之愉快也。」言次，探手入懷，出一精緻玲瓏之物事，以示女郎。女郎欣然喜，紅潮暈於雙頰，雙手敬按之，微歎曰：「斯固家兄之物事，久佩帶在身者妹自幼撫弄之，亦斯須不去手。嗟夫，瓊花洞主之玉印，低然還在也。而兩兄之中道離闊，人事為梗，至堪慨歎，義兄今日之感想，又掌何如？」生又出少年所贈之袖珍地理圖，繩頭小字，至工且細，烏絲界線，幼如毫髮。謂女郎曰：「此令兄之手筆也，彼臨別贈言。謂他日中原多故，兄立足地也云云，庸知我訪弟郎，而弟郎不我見，行蹤相左，室邇人遐。回首前塵，能為淒惻。」言至此，襟上滴瀝如珍珠，暗灑幾點英雄血淚。女郎悄悄窺之，一喜一驚，一憂一懼，心頭如小鹿亂撞，誠不知其隱痛何如。然以表面猜之，則必由愛兄而及於兄之摯友，此摯友者，英雄磊落。具經文緯武之奇才，美安惜英雄，固其宜也。默然相對兩有難宣之隱曲，惟見青山明月，放冷眼觀兩，乾嬌萬嬌之瓊花，有秋風陣陣吹之，仙花乃化作落英，若與美人同病者。女郎躊躇半響曰：「天深矣，山中風冷，兄宜歸休也。」生悵惘不知所為，遂判袂依依而別。

他日苗王謂生曰：「若與吾兒結義，名分所在，是常引而親之。老拙繼自今，當稱者為姪，不德以外人相稱矣。夙仰賢姪人才，為五嶺以南名士，雕龍繡虎，彩筆驚人，天幸惠顧窮廬能朝夕繼見。甚願出其餘緒，以訓迪餘小女二人。餘之女，抑君之妹也，兄為妹傳，妹拜兄師，山中問難。世外執經，執贄原是一家。負笈毋須千里，賢姪其有意乎。」生遜謝不敏，維時二女在此，偷歡喜。露於眉睫，夜合花輒然曰：「妹愚拙。生小未讀書，即讀書，亦不多，未若吾姊之靈慧，甚麼班婕妤，秦良玉，文韜武略，讓吾姊為之，妹則兩字塗鴉。一心鴻鵠，此時方向學，願兄勿施以夏楚。否則紛兄之臂，妹即非傲象。或將相以干戈也。」生失笑，苗王亦掀髯大笑，忽憶一事，謂生曰：「吾名長女斌瓊，姪宜視二女如同懷即以名呼之，吾更欲姪吾為次女命名，俾姊妹排行，蟾聯一氣，聞其名而互觀生感，由然生其友愛之心，否則夜合花三字，頗不宜於稱謂。賢姪以為然否？」生鼓掌獎老人為知言，應聲曰：「長公主名斌瓊，則次公主，當名斌玉，皆關合於本地風光，前謂瓊花之山玉英之嶺，不可無此紅瓊綠玉，以點綴於丹崖碧嶂間也。」苗王歡喜贊歎曰：「善哉斯名，才子吐屬，出口便爾成章，因改口稱之曰斌玉。」著者亦於名稱遞遞之時間。從此掉轉筆頭，亦呼夜合花為須彌斌玉矣。斌瓊笑曰：「兄為妹名，善矣，特斌字之昔，適諧於武，夫武夫焉能亂玉，此而同之。毋乃令吾妹減色耶。」苗王曰：「不然，音同而義不同，烏可以文奇意，斌砢與玉同類，天生本然之質。一經山川日月之鍾靈毓秀，孕而育之，變而化之，安知今日斌砢。異日不化為良玉。況有汝之先例在，瓊亦玉也，斌砢可以亂玉，抑可以亂。瓊亦又何如者。斌玉笑不可抑，出其春蔥之末指。以示羞於斌瓊，謂其遭又痛駁，其言似是而非，殊授老人以間隙。青山列嶺，紅樹升階，玉軸為屏，牙齶滿架，隱隱見紅牆綠瓦，參差起伏於雲中，此何地，則為玉英領苗王別殿，其名曰敷文殿，用為兩公主讀書之所也。葺庵以長兄資格，教小妹讀書，叢竹深書。忽化作杏帷綠帳，生之愉快，可想而知。斌瓊夙慧天生，固無書不讀，凡漢文中之經史子集，詩詞歌賦，過目成誦，偶一詰之，汨汨然如流水，麗麗然如貫珠。生大驚，自己都愧不如，念當日彼之胞兄。固曾遊歷中原，飽吸文明之空氣，以彼較此，一班兄尚不如班妹，何況疇者論交。伊兄為吾之畏友。吾所望塵不及者，今竟以莪莪紅粉，女博士北面稱師，青勝於藍，冰寒於水，有不皇然生愧者乎。而斌瓊則謙虛特甚，彼以為兄之學問，宋學漢學時務學，以及天文學，地理學，政治學，兵家學，蟠天際地，經文緯武，繁繁然為不世之奇才，他坐而言者，可起而行，方將所學以撻胡奴而國教。撥亂世反之。正惟吾兄是賴餘。特區區一弱女子。嘲弄歲月。擷秀擒華。唧唧秋蟲。瞠乎後矣。吾安可以媿吾兄，於是一念皈依，奉葺庵如神明，風雨雞鳴。勤修不輟，而最留心於漢苗沿革之歷史，南北將峙之情形。與夫蒙古滿洲之萬里方輿，滇黔閩廣之三王開府，悉心考究。繪為形圖。榜之宮庭之講幅，生每舉此坐擁，抵掌論天下事，講到滿酋多爾袞之入海關，逆臣吳叁桂之徵緬甸國，所及烈皇自縊，桂王被戕，輒拍案聞聲，目光如電。發上指，涕橫流，斌瓊亦伏兀悲啼，痛哭不可止，斌玉色變，沉默不作聲，已而慷慨作色曰：「時局如斯，兄與妹自命英雄，乃不思為博浪之椎，而競欲作囚楚泣之，中原不靖，大陸將沉，殷浩乃咄咄擊空，視彼溫嬌劉昆，抱漸欲死矣。」二人皇然謝過，不得不折服於斌玉持論之食。「況此為苗瑤雜處，內逼於逆藩之虐待，外厄於外族之欺凌，妹之父老矣。妹之兄又單手獨拳，奔走天涯。無人為之輔翼，以妹等英武，謂宜諾來武事。由妹等自行統率，躬親訓練，特起雅頭軍，教之以戰陣韜鈴之術，訓之以步伐進退之力，庶幾女子談兵，不亞於秦風駟鐵，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，吾妹其有意乎。」斌玉力贊其議，斌瓊笑曰：「姊夙嫻步略，誠為巾幗英雄脾肉復生笑能無技癢，妹也孱軀在荏弱。手無搏雞之力，教病夫以演武，操刀自傷。徒貽人笑柄耳，斌玉睨之以乃。匿笑不可止。」謂之曰：「妹母自貶，天下有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者，安知弱女不變而為英雄乎？」生目自任教練長，略如孫武於教吳宮美人作戰。

山故多苗女，耐勞習苦，賦性多英鷲，斌瓊輒挑選其尤。編者為娘子軍千名。造冊書名，呈於生，生相之，度其五官不端正，體魄不健全者。而補姿以質靈慧挺秀玲瓏者。五百人為一隊，隊有長。凡二隊，斌瓊與斌玉管領之，如前鋒隊長，生自為總領，訓練而指揮之，苗山多鐵礦。募苗中壯士，凡幾百名，開採鐵礦。設鐵造器械廠自出新意。鼓鑄槍炮兵，其時草昧初辟，創制之器殊不良，然以較漢人之滿洲綠營兵與其窳敗之兵器，則已有天淵之別，生教苗女之初階，先教以粗通漢語，淺習漢文，示以中國十八省地圖，稍領會矣。教以坐作進退，衝鋒陷陣，十人一排，排有長，五十人一排，列有魁，每百人一小旗，旗有目，二百五十人一

大旗，旗有首。五百人一旌旗，則為隊長，隊長受命於主將。主將建大纛，行列整然，規劃大備，然後教以槍炮，教以戈矛，教以弓矢，教以斥候之望。及包抄襲擊犄角還營之法，山中故多象，訓練象隊。用負荷輜重。山中故多猴，訓練猴隊，用爬越山澗。以補人力之不逮。生乃請於苗王，乞划出山中大地，以為實地操練之場合，苗王壯其策，謂天生賢姪，所以教我苗族之生靈，而泄我暮年之悲憤，吾女得此師資。此益良非淺鮮，因敦請某叟，為雅頑領之參謀長。叟大喜，躍躍欲試，生笑曰：「餘非不欲屈我老友。特餘更有一重任。欲煩老友，老友能為餘一行乎？」叟請其故，生曰：「吾欲知雲南城之山川形勢，以叟世居滇中，深知底蘊，吾聞逆藩驕蹇，手下將士，多懷怨望，其中有勝朝舊旅，解甲歸降，暫屈於強藩之下者，此輩忠良，不忘故國，苟有人冒險入滇，秘密運動，利而用之，嗾使內應，則他日吾輩舉事，當事半而功倍，似此任太貴重，非老友不克勝任，老友其勿辭。」叟慨諾，願為生一行，苗王於其行也，贈之多金，以壯其行，且備緩急用，此是彼話不提。

生訓練十兵，大有成績，而斌瓊之演習技藝，初則文弱如不勝，繼則非常猛進，駸駸乎駕鄭生而上之。不持技藝軼群，一切兵法兵謀。虎略龍韜，靡不青出於藍，有神出鬼沒之概，生暗異之，自語曰：「彼為閩女，雌伏者忽變為雄飛，豈兵家所云，靜如處女，動如脫兔者乎，惜乎吾義弟不在，否則兄妹皆英雄，一門蒼萃，以刀劍為損簾，一虎守門，大盜安敢入，更添一翼以助之，飛天而食人，區區滿虜，不足平也，一夜兩人踏月，至於獵秋軒之山麓，木稚咸放，山茶初開，嫦娥開其笑面，以故窺之，似一幅清幽妍麗之配景名畫，漸漸卷舒，以俟兒女英雄之出幕者，萬花深處，呼呼作龍吟虎嘯聲。閃閃閃亮。化為長紅十丈，咄咄，此鄭生與斌瓊舞劍也。二人如山鶴對舞，如仙鶴交翔，俄而滾雪飛花，流星逐電。一個似嬌姿紅線，一個似武藝西離，生雖鄰才，然一念為師弟凌男為女屈。此人生絕可恥之事，餘必有以制勝之。乃用一龍擒風之劍法，一劍幻化作兩劍，一劍襲其左肩，一劍飛其右膀，為勢絕閃險。然生之劍術至有尺寸，一念在於爭勝，又一念在於憐才，噫。此絕世美人也，此吾之義妹而兼女弟子也。吾安忍犯其纖毫，於是雙劍之透頂盤空，不及於美人肩膀。其間不能以寸，豈知斌瓊劍術，亦不薄弱，亟用紅丸彈雀之劍術以迎之。把劍一伸，伸長七八尺，霎時一縮，縮伴一顆紅丸，鮮妍奪目，飛於鄭生之心口。然而飛聲，女忽騰身一跳，跳出圈外，大聲而號曰：「呵唷，我之兄，兄其休矣，天乎冤哉。」按斌瓊劍法，很利害，當無人敵，彼用紅丸彈雀法，劍之尖，一抵敵人心口，百無一生。彼見鄭生之劍，放出二龍擒虎，此亦至命險著，欲圖自救，急不暇擇，不得已而出此，紅丸一拋，雙劍一撮，丸乃觸其劍鋒，砰然有聲，火光進露，斌失驚一叫，以為生中紅丸，必無生理，故奮躍而跳出圈外。厥狀如癡狂，不知生之心口，固絲毫無損也。生之抵悔者安在，則以胸前佩帶之玉彰，蓋即義弟所贈者，章為漢玉，曾經千年殉葬，是有陳死人之體魄依之，故時發靈異，足以抵利劍而有餘，且其紅丸之效用，既撮雙劍，格而拒之，然後巾於生之心，其鋒礪芒已被屈，與最初第一擊之凶鋒，有遲速利鈍之不同。生拊掌大笑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妹之使劍，神乎技矣，非兄之所能及也。」斌瓊大赦，然芳心尚跳躍不寧，彼蓋恐無情之鋒穎，及致死其生崇拜之英雄，然而生無恙，女亦無恙。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此之謂矣。生猝問曰：「妹乎，妹固閩流，自言荏弱，不任武事，愚兄於諸般兵器，亦常指點一二。然究未盡出其所以技以教妹，妹得非出自天授，抑良工固示人以拙，其先乃有名師教導，以至於斯耶。」斌瓊矢言其無有，謙讓未遑，生從月光下窺之，覺紅暈潮生，嬌娜乃無倫比。腦中忽憶壹事，念此等劍術，惟吾師潭影，曾以此秘授我三人，世間當無第四。剽竊其涯略，況彼之步手術，抑何酷尚其兄，是真怪事也。無意中看他一眼，覺廬山面目，彷彿似結義少年，一朵疑雲，泛於面部，女已知之，忍俊曰：「兄之眼法，看犀利無倫，妹實不敢相欺。此雕蟲小技者，蓋授之於阿兄，兄自言得之於潭影師，妹且且學之，尚未窺其奧妙也。」生至是釋然，款款深談，喁喁細語，翔步出山坡，生於袖底出口琴，笑以授女曰：「囊者山亭初晤，見妹紅欄徒倚，乃朗聲而吹口琴，己心竊慕之，厥後久住山中，知此種口琴為苗族流傳之音樂。清音雅弄如玉蕭，且暮學之，未能調其律呂，妹固擅此。願為兄一譜新聲也。」斌瓊接而受之，置薦胭脂之香吻，振聲似玉，吹氣如蘭，女且吹琴，生且度曲，嗚嗚似和之。忽有一人影，從假山後面，隆然而跳下，高聲曰：「哦！汝兩人乃潛蹤住此，琴耶歌耶，樂誠樂矣，然獨不能分我杯羹耶。」二人大吃一驚，視之，斌玉也。斌瓊乃頓足，麻怨之曰：「呵，姊姊殊嚇人，家從樹裡跳出來，鬼鬼崇崇，是為何者。」斌玉冷笑曰：「妹妹忒好笑，你有你踏月吹琴，我有我分花拂柳，各行其是分道而馳。嚇甚麼亦忙甚麼，若雲鬼鬼崇崇。此四個字品題，怨妹不能承認，盡就此四字之意義言之是兩人對待式，非一個人孤單式，為鬼為崇，恐在彼而不在此耳。」斌瓊大赧。生乃從中排解曰：「我何處不覓玉妹口，覓之不得，遂借瓊妹至此，瓊妹以玉妹不來，殊怏怏，今已見止，其樂何如。」斌玉曰：「謝兄厚意，其實妹之崎零，不自今始。然生性愛此，甘願作踽踽涼涼，天壤雖寬，亦從無可以作雁行鴻侶者，孤鸞照命，且將奈何。」言至此，眼圈兒一紅，生語塞，意頗憐之，思更覓妹言，為之深相慰藉，而倉猝小可得，斌瓊羞且恨，惟矯首他向，似流覽此無聊之目，一手攀山茶之枝幹，摘其一。揉碎之，片片蛺蝶飛，生左右為難，佯作懊惱狀。太息曰：「兩妹皆孽債，親我如同胞兄長，兄也且師之，雖紛骨碎身，慚無以報，然聚處之日久，斯厭惡之念生，妹等猶有童心，一勃谿時或不免。偶有一言半語，輒以兄為磨旋器之中要點，兄其何以堪之者，兄竊計國事未寧，壯懷未遂，吾之義弟，終未得見，古人有言，懷至安，實敗名，兄蓄意多時，擬隻身走天涯。重建一番新事業，兩妹幸自愛，時機一至，我將不告而行，省得客路淒涼，常招人怨罵也。」言下，汪然欲涕，二女皆失色，齊聲答曰：「兄胡出此言，餘二人勃谿。此疇曩習慣，實則瑣瑣戲言，亦何所謂，不圖以開罪於阿兄，吾知改矣。願兄勿言去也。」瓊乃挽手玉，堆滿笑臉。月下拜哥哥，聊當負荊請罪，生失笑。彼此渙然冰釋。

一日秋風爽颯，殿閣生涼，斌玉感受輕寒，微咳嗽，臥湖閣，不上學，而蕉窗拂硯，芸館攤書，只剩下斌瓊公主，如莪莪紅粉之執經，偶於鉛槧餘閒，流覽東元人詞曲，內有祝英台一首。生於無意中見之，發見南京蕭寺數字，則大驚，斌瓊出於不意，亟掩答，蔽以袖，伏於案以匿之，生眼利，已見其數字，蓋卷之眉端，有「南京蕭寺閱此附誄」八字，心大疑。自忖曰：此明明吾義弟之手筆，胡為見於斯。一念好奇，必欲知其底蘊，作勢伸手想攫而奮之，斌瓊若急，嚶言欲哭。死手弗肯放生，問曰：「妹但告我，此書為院本詞曲，閩流所讀，胡為乃落吾弟之手中，吾弟當日，作客金陵，方與同吾一館舍，彼又胡為擊而走，面讀此。而載筆批評於此，今又胡為而發見，乃在妹案頭，究竟此書此曲，為吾弟之物，抑為吾妹之物。其必有以語我來。」斌瓊止色曰：「兄忒多疑，妹以為兄本英雄，他日出而匡救國家，決大疑，定大計。其心思見識，心高出於庸流萬萬，不圖以此等小事，竟爾錯愕失措。白起猜疑，英固如是乎。」生曰：「餘非英雄，餘亦不能決疑定策，今勿問其他，但問此書此曲之屬於何人。妹休遁詞。亟以告我。」斌瓊笑曰：「虧汝聰明，只此區區，亦值疑雲滿面耶。家兄雅嗜填詞，當讀屈武穆滿江紅一曲，以為悲壯淋漓，彼謂前代歌詞，莫美於宋元兩代，因而徵集之，風雨吟哦，花加眉語，甚若旅中行篋，挈以自隨，造游倦歸山，不得省記。妹乃拾而得之，亦愛其豔藻麗詞，謂江山文采之氣。卻在於此，且且而讀之，而不虞之發吾覆也。實則家庭物事，何分兄妹，胡鯉鯉以此下問為甚矣，兄之多疑也。」生亦自覺冒昧，復柔聲問之曰：「妹語誠然，但吾弟當日之眉注，胡為獨致意於祝英台，而妹不讀他詞，偏又於祝英台一闋，流連諷誦，迨被吾窺見，倉皇而掩護之。此雖屬於吾妹之行動，非憑兄所敢妄乾，然而蛇影杯弓，即因是而疑團百結。古人有言，疑思問，兄之所以蓄疑待問者，即以此，妹諒我深心懷念，只有一天涯義弟，弟不可見，安得不步步生疑。妹知我苦衷，尤當剖心以相告，勿更誘我於疑幌中也。」斌瓊曰：「讀書人會意，亦未必限定某篇某什，某歌某闋，目之所接。意之所觸，斯瑣筆以批評之。循斯而談，家兄當日所批評，何必祝英台，何必一祝英台，明乎此。則家兄之批是篇，與小妹之讀是篇，流水行雲。都無所謂。至謂被兄窺見，掩護惟恐不及，則以兄為師長，家君之所以禮聘吾兄者，蓋將借重聲才，以引妹等於正大康莊之域，世間有用之史書，汗牛充棟，讀之不窮，胡乃馳情於詞曲，詞曲者。靡曼淫蕩，不規則之書也，讀此不規則之書。而呈露於先生師長之前，胡能不愧作，胡能不遁藏。」言至此，晚生笑。似譏其神經之過敏，生又乘間請曰：「妹乎，義弟何在，妹必告我，我實不能如蚤蝨，鑽入鼓裡頭，黑沉沉，悶數死。妹今日不告我，我必不罷休，我將疑妹之.....」言至此。不能盡其詞，斌瓊被逼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大有進退維谷之勢。既而沉思之再，忽得一推擋之計，笑問之曰：「兄必欲見義弟，兄於義弟，有何情誼之干連，而夢想魂思，至於此極，其故可得聞否。」且言且匿矣。笑至不可仰，生駁之曰：「惡（平聲）是何言，以生平第一

之知己，夙曾誓心天地，質志鬼神，願他日並驅中原，殲瓊散虜。此何如事，此何如人，此何如情誼干連。而謂隔別移時，茫然若不省記，是尚得謂之人乎。」斌瓊笑曰：「假如家兄身入不測之淵，永永不能與兄相見。則以他人承其乏，其人肝膽意氣，才情品貌，皆不亞於家兄，起而與兄相周旋，兄亦能提而挈之。視彼如家兄第二，同心戮力，並驅中原，以彌此孤雁失群之缺憾否。」生大駭曰：「噫，吾義弟已入不測之淵乎。」斯言一出，目閃閃，如流電。厥狀如患癩狂，斌瓊忽慰之曰：「兄毋然，毋自震掉，以傷厥心，此特小妹設言之詞耳。小妹之意，蓋將介紹一人，其人與家兄相等，願為兄效力，如是而止耳。兄勿多疑，生乃引吭高歌曰：「荊離以後無知己，燕趙之間步故人。」其聲淒而悲，擊碎唾壺，潸然下淚，斌瓊亦為之動容。笑曰：「兄固血性中人，每得一二良朋，意氣相投，風雨盟心，冰霜勵節，誓死生不相背，此種義俠，求之史漢獨一傳中，誠有其人。若求之晚近澆漓，殆如麟角鳳毛，不可多得，雖然天下之大，何者蔑有。寧能謂除此一二人，概無知己，抑未免自視太高，而待人太薄，彼唐人海上無知己，天涯孰比鄰之句，儂讀之而傷之，然終凝其孤峭絕群，非人情，不可近也。」生皇然自咎曰：「妹言良是顧風塵落落，誰為知己，吾安得識之，而安得遇之。」斌瓊嗤之以鼻曰：「夫下事，往往有昭議。目前，失之交臂者，此毛遂之所以投閒於趙勝，抑紅拂之所以不遇於越公也。」言至此，意態飛動，言論激昂，旋亦自覺其忘形，私念彼氣男兒，我胡為涉及廋詞隱語，毛遂自薦，紅拂私奔，豈女兒所之曉者。芳心自警，兩頰酡然。羞赧至於不能抬頭。則故自弄其雪帕，生是時方注視卷帙，忽寄意於祝英台，猝問女曰：「祝英台者，殆亦梁山伯之知己乎。」女蹙額不語既而曰：「兄讀破萬卷書，乃亦信此無稽之野史，實則前代那有梁山伯，祝英台，特詞曲家編為豔史，愚弄我後人耳。藉曰有之，彼梁氏子太儂荒，不辨雌雄，簡直一個呆頭笨腦，視家娘夢寐戀之，戀之而彼不醒悟，則切齒以怨之。交相左亦交相誤，進退失據，留為他年恨爭，是其懵耶。聰明如祝英台，恐未必爾也。若謂古之佳人，守身如玉，即同窗共硯，至於三年，一介閨流，乃微服而函於鬚眉之列。納履之嫌不審，守宮之節何存，此直是季世蕩女之生涯。而謂古代，貞娃淑女，肯颯然為之乎，妹不敏。敢武斷之，必無是事。」生失笑曰：「英斷殊佩服，可謂讀書論史，目天氣牛，然愚兄竊有不解者，此一宗風流公案，妹既決其必無矣。胡為令兄讀之，讀之而又批竄之，硃墨以圈點之，今兄達人，上自止史，下逮裨官。以及里巷歌謠，於書靡所不讀，此弗足為詫，然而吾妹女子，一雙慧眼，不受古人欺，不受今人欺之女子也。胡為亦讀此書。伏案凝思醞有味。是果為何者？」瓊斌語塞。赧極無以自容。乃推案頓足。作嬌啼曰：「哥窘我，哥之舌鋒殊窘人，妹不知如何，妹必嗜閱之，而必期期以為無此事。」生笑而慰之曰：「妹言良是，此一番辯論，妹操勝算矣。妹第一，哥弗如，兄今為妹一轉詞。」圓其說曰：「其事則俶誕離奇，知文則幽怨濃豔，而其書則為詞家杜撰之書，吾固愛閱之。然吾不能不疑為子虛烏有也，如此則吾妹之舌鋒，可以不為兄屈，妹其暢然意滿矣乎。」斌瓊孜孜矣。暗服生之雄辨，笑問曰：「兄意梁山伯是否，為視英台知己，而祝英台又是否為梁山伯知己，吾輩不必計其事之有無，而但論男女雙方，是知己，非己。蓋吾二人之辯難問題，明義開宗，固根據於世無知己語也。」生慨然曰：「就事論事，餘將袒祝而黜梁，誠以祝為梁之知己，而梁非祝之知己，千古昭昭，已成鐵案矣。」瓊微笑點其頰，間冷作呵欠狀，睨生而言曰：「世人多笑梁山伯，謂其愚且蠢，坐失機緣，而不笑知之者之……」言此，截然不才終其詞，時則有二八宮娥穿苗宮最豔之意端金盞玉碗一雙鞠躬而入。一置生前，一置女前，蓋綠茗浮波。冰梅釀蜜，用以作茶點者，女問宮娥次公主清恙何如，生即諛言曰：「玉妹病，幾忘之，畢竟何如？」宮娥端肅答曰：「次公主，無他恙，特薄寒中饑，微作咳嗽耳。不為憂也。」生曰：「亦嘗請太醫進刀圭以其疾苦耶。」瓊笑曰：「否，侍兒固言小恙，寧得有痛苦，更安所用大醫刀圭二字，殊確其輕重失當。曷不曰牛刀耶。」言已笑不可仰宮娥亦笑，女又曰姊固女仲景，博涉蘭靈，蓋能醫者也。然其言曰：「能醫不自醫，又曰不服藥是不中醫，妹平素主張，乃堅持不醫不藥者。」生詫曰：「是太拘迂是太執拗，病猶賊也，賊人內府，不飛符將以驅之，賊將久據其府庫，意外之事，叢出環生，不仗用其胡能驅賊。不倩太醫，胡能療病，甚矣玉妹，剛愎性成也。」言未已突有當紗窗而小立者，嚶嚶啼鶯作聲曰：「剛愎耶，儂何嘗剛愎，共乃背後醜詆人，此二字判語，儂斷不敢承。」二人大驚，引目而視之，婷婷然一朵夜合也。瓊笑且言曰：「妹嚇人，使人心頭突突跳。」繼見其瘡憔悴楚楚殊可憐，頭上戴一頂猩紅雪笠，肩上披雪白狐狸尾，上身穿雪霏色小襖，襲以銀鼠輕裘，下為御紅裙。殊腳登一對小蠻靴，眉宇清秀，略不施胭粉白皙中有黃膩氣，倦態殆不支。此時斌玉已姍姍入內矣。斌瓊悄悄牽其袂，擁之入懷，曰：「嫁乎，汝清恙未痊，乃出行，冒朔風。又添新病，咳嗽夜作，聽之使人心悶。奈何不自珍攝，姊為妹寒心。」玉強作笑顏曰：「謝姊見憐，餘於凌晨散踏園林，吸新鮮空氣，此刻中午，日光正照，暖烘烘，風絲料不能入肉，無傷也。」旋嬌首，笑問生曰：「兄為我剛愎，此二字，你幾時體會得來？我之剛愎安在，兄必歷舉以證明之。否者，我當反唇，問兄為誣告反坐，為名譽之取償。兄其慎之，瓊亟為生辯。玉笑曰：「不勞姊代辯，姊非律師，兄尤非民事犯。不得派代表出庭，要當自呻訴前說，勝給我以證據。而致其充分之理由。」生亦笑曰：「冤哉，倘妹為問官者，兄其危矣，兄以愛妹故，詢瓊妹以妹之病狀，彼雲，妹能自醫，而不肯自醫。病且苦，不服藥，生性如此，勸之愈固執，餘乃失聲歎曰，其哉，妹之剛愎也，剛愎二字之分際，不過如此，特以愛之深故罵之切，不圖以此獲罪，天乎冤哉。」玉始釋然，問瓊以今日之功課。瓊未答，生笑代答曰：「瓊妹無甚功課，今日功課之成績，僅閱祝英台課本。」此語未畢。瓊急以俊目止之，玉已覺，微變色，既視生，復視瓊，秋波流動不止。瓊急亂以他語，謂玉曰：「妹病後，宜服清補品，倘需某物事，宜命侍兒命我，我意深秋風冷，風鬱而成火，火蘊於肺部，風更乘之，是生咳嗽。女流之本病在肝，肝鬱而不舒，肝屬木，肺屬金，秋令又司金，術與金遇，厥為刑克。小者哮喘，大者肺萎，兵流為陰虛內傷，妹現病在陽，萬不至此。謂宜舒服肝清肺之品，更疏導其閉結之寒邪，斯得之矣。」生諦聽良久，拊掌笑曰：「又一女華陀，不止女仲景矣。妹如何藝術之多也。」瓊又曰：「下乘土木，清花玉桂，北口麓鹿血片，姐皆珍藏，可備妹不時需，然此刻未能服補丸之品，宜服天山雪耳，以冰花糖燉之，良佳。」玉慨然曰：「餘少遭家難，憂傷憔悴，奔走江湖間，自顧女流，身非鐵石，以報仇敵愾之故。不度德，不量力，憤然與天命爭衡，爭之不能，而纖纖葡萄柳之姿，竟變作多愁多病，病已慣，焉用藥。謝姐愛我，我後此千鍾萬遲，一日不北，即一日必與仇敵為難。仇敵者，即殺吾父以架禍於吾師者是也。推而言之，滿洲疆吏，皆吾之同等之仇敵也。吾自今下半世。習勞茹苦之事正多，寧能效富家女兒，少冒風寒，輒服參茸珍藥，如此不補，死便當折煞矣。苦命之人，百憂摧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病固病，無病亦病，病已成慣例，吾兄及姐，勿以我為憂也。」言次哽咽，絲絲紅淚，仍奪眶而出。二人殊難為情，忽報苗王有命，命兩公主，有要事相商。姐妹敬諾之。翻然偕去，生於其去也。目送之，欣然自語曰：「深山絕壑，乃產此美麗雙娥，筆寫春山，劍橫秋水。文經武緯，英英抱絕代才，餘何幸妹之，餘之幸福，誠非淺鮮，且語且仰天微笑，若自鳴其得意狀。即而曰：瓊妹名貴而雍容，異日當建功立名，享有非常福澤；玉妹殊怏怏，雖復清標玉貌，謝絕紅塵。然而成性激昂，如利器然，剛則必折，銳則必挫，恐非兒女子福也。」正涉冥想間，有玲瓏小巧之宮娥，堆滿笑容，趨蹌而入，向生鞠躬曰：「大王有命乞公子臨存，毋吝玉也。」生問何事，笑曰：「公子到彼，當自知之。」因導生以出，分花拂柳，輕幾許繡陌芳原，行行重生，迎面忽有杰閣崇樓，金碧巍峨，高插雲霄，生翹首而視之，有赤令篆字，字之大，可數尺，赫然題三字。其文曰：天寶閣。此小宮娥也，年齡尚樞，僅可三十四，而眉梢眼角，雅知人意，萍果嬌肥，玉雪殊可念，生問其名。視焉答客宮鶯，生吟哦兩字，得意而忘形，高唱唐人詩曰：「宮鶯啼破上林春，住復流連，情人自禁。」又問曰：「宮鶯，汝之名字。是誰所品題者。」則孜孜笑曰：「此吾家公主所命名者，賤名安足污尊耳，恐貽笑大方矣。」生喜欲狂曰：「善哉詞令，大匠之門無掘工，良將之下無弱兵，鄭家詩婢，如卿當足其選矣。」此時天寶閣上，見有華妝麗飾之雙美人，憑欄而小立，一見生，並鼓其春蔥之玉指，嘩笑曰：「至矣至矣。」左方立者，亟伸胭脂小掌，向生招以手，笑曰：「哥來。」顧右方立者，相笑視意，按左方為斌瓊，所顧右者，斌玉也。玉忍弗禁，秋水含眸，直射於生之面部，生以一雙俊眼，分注於二人，又不能忘情於宮鶯。鶯低聲曰：「公主請自便，奴去矣。」